

续古逸丛书

修古通志

宋子
本中
文說
中

續古逸叢書之十六

癸亥春日上海涵
芬樓用江安傅氏
雙鑑樓藏本影印
遠近翻刻必究

文中子中說此為宋刻善本今世行本出安陽崔氏
者經其刊定駁亂失次不復可觀今人好以己意
改竄古書雖賢者不免可嘆也

文中子序述六經為洙泗之宗子有宋鉅儒自命
得不傳之學禁遏之如石壓笋使不得出六百餘
年矣斯文未喪當有如皮襲美司空表聖其人
者表章其遺書以補千古之闕惜吾老矣不能
任也書此以告後之君子玄默攝格之歲取月
四日蒙叟錢謙益書時年八十有一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為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福時文中子幼子傳授中說於仲父疑始為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為中說之序杜正觀二年卒今世所傳本乃正觀二十三年序又福時於仲父疑得關子明傳疑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緇帙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

文中子曰其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銅川縣未嘗不篤於

斯斯然亦未嘗得宜其用時不遇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蓋先

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

經說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

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

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謹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

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

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

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祖德考聖師而明子謂董常曰五欲

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第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於紀傳後贊論之類是也

吾得皇極謹義焉去就適中權衡衷隱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

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雅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職言所錄吾得政大

論焉王言大道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文體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

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

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意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騁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摸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謹序

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也告猶貢也貢其俗於時君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元

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興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

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差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

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猶無王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

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平平王同時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

不知代行衰周之法謂東周始王讓國賢君非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

亂聖人斯在下矣周公上仲尼下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

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經行禮法之皇極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

仲尼沒而文在茲乎前聖後聖一也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

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

後魏初年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為御史彈侯君集為長孫無忌所惡出為太原今王氏家書稱太原府君夫子之

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

才其捨諸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

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為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善鍾律隋樂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佐命掌軍書為儀同頗自

而皆獲

史有記言求言則制度得矣

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

史有明得失窮政化

則詩

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

史有記事稽邪正則法當矣

此三者同

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

職言載事明得失皆史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

文中子曰吾視

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

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模無經制紛紛多且亂

帝王之道其暗而不

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

乎

四者由紛亂故

子不豫

疾屬

聞江都有變

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弑逆

厭亂久矣

自漢末亂至隋

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

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

中子

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

自孔子孟軻已來不勝時故曰久矣

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

秦長安隋都也晉汾陽子鄉也三才五常謂續經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

也又焉取皇綱乎

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竊皇之名無綱紀之實

漢之統天

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

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興

薛收曰敢問續詩

之備六代何也

六代注見上

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

三百篇周一代

收曰然子曰

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

辱

門人未見

子曰言不中節

不中

行不謹

不謹

辱也

言行榮辱之主也

子曰化至九變王

道其明乎

變變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二

十七年僅必世之仁矣故曰王道明

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

樂

之聲

裴晞曰何謂也

晞子之舅

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沐

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

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變九而成見王化之然

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

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

今

子曰封禪之費

非古也

費費耗國用也三代已前無此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禪梁甫管仲言七

十二君須得遠方珍貢乃可封禪特設詞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

徒以

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

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甫以頌秦德漢武

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外中嶽又上太山封

土有玉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迴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此皆夸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

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既富侈則

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

無幸免則不深犯

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

董常房玄齡賈瓊問曰何謂

萬民其猶天乎

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

董常房玄齡賈瓊問曰何謂

也

疑稱天

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母得其為父子得其為

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

不謂其猶天乎

用無跡物自化天也太宗治平歲斷死罪二十餘人幾乎刑吾察

負三人知文中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

政而不及化上正下曰政憂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為聲德林與

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修詞為文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

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預朝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知正人

從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知和德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

也知華辭不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門人退子援琴

鼓蕩之什蕩傷周室大壞之詩也門人皆霑襟焉哀隋子曰或安而行之聖人

或利而行之利人或畏而行之強仁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

賈瓊門人習書至桓榮之命續書有桓榮之命篇榮曰洋洋乎光明之業

光武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初光武立東海王強為太子強讓其弟陽陽立

成美明帝繫師玄未將著止齊錄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止齊書王邵子曰無苟

作也勿苟且表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藿含糗無所用也也答之以

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楊素也食經淮南王撰盧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大邦

家凶于而國時素專政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勸皆靖君亮問

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祜字叔子晉徵平吳

以祜督荊州祜綴懷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為吳大將軍攻晉襄陽獲生口即還之二賢皆仁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悟諷己

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

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衝也衝直也麾兵橫直猶辯縱橫晏子用此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

祭器不假不假借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正家以正天下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

王道從何而興乎隋多無功食祿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

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視猶子也哭寢則太

則太疎故折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知生者弔彼弔我失其助故拜之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

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玠字叔寶善談玄理子曰寬矣量寬而已曰仁

乎寬似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非但寬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何如籍字嗣宗口不論人之過子曰慎矣慎言而已曰仁乎慎似子曰不知也止慎子曰恕哉

凌敬凌敬未見視人之孤猶己也以己心為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恕也子曰仁者吾不得

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仁無為而

理智達於未亂之前義制於已然之後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異薛

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恍惚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

知隋運三又未遇太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嶽

此言五舉成數數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簡則子曰王國之有風天

子與諸侯夷乎泰離列於國誰居乎居音姬禮記曰何居幽王之罪也幽王惑褒姒廢申后申侯弑之周遂

微故始之以泰離於是雅道息矣王國上篇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

以制禮矣治臻皇極則五行各敘故禮行皇極也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在沼藪

故樂形仁聲也子遊孔子之廟漢已後郡國立孔子祠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子子

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法君父尊詩序人倫夫婦正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

行乎言無窮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謂文中子也子曰子未三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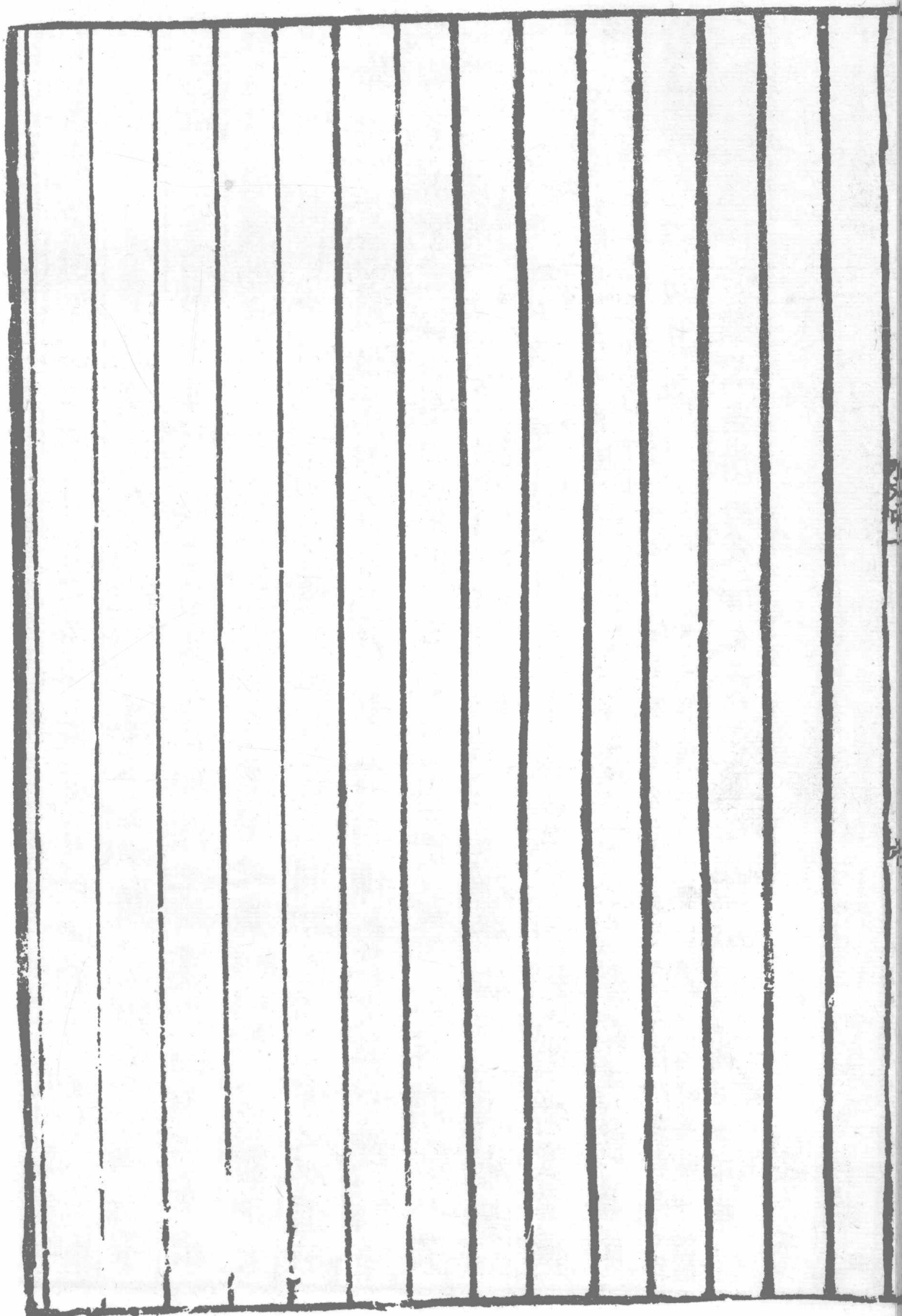
白圭乎責言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

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鞠

我者之恩吾子汨彝倫乎擬人必於其倫不可汨亂謙也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

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韋鼎未見不言謂曰擊道存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

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不得其言而得其志揚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



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

行成德德成道德行成身

道施天下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

周禮師氏三德云

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繫辭云子曰

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

本諸身曰自出

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

無體則無方

子曰

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

和而有宜曰義反是曰利

子登雲中之城

漢雲中郡唐延州

望龍門之

關

河中有龍門縣

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不

可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未子

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

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時任昉死有子東里冬水葛裘孝標作絕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又彰任公不知人耳

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峻

有辯命論言管輅才高不遇乃謂窮達由天殊不由人是知命廢人道也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

乎

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

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

智哉太初善發其蘊

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拔即墨及管二城者其志以天下為心非兼并齊國而已仁哉夫毅不屠城善藏用也智

哉美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

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

阮瞻作無鬼論謂可以辯幽明蓋不知聖人不語之二日

孤虛詐力吾不與也孤虛兵家之術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重規德林子也論南朝詩子不答

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四病聲韻起自沈約

韻起自沈約八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為剛言婉為柔飄逸則清質實則濁音若填篴填土音剛而濁篴竹音柔

而清周禮小師掌墳鏡上平底六竅篴橫吹七孔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

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吟詠情性五常之本也於是得存亡辯得

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貢告也歌緣竹則知衛風歌板屋則知秦俗鄭六卿箴韓

宣子宣子曰吾以知鄭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設采詩官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齊梁文弊

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

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學文本為道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

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為內史侍郎知文中子聖人謂八卦九疇盡則之矣

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奢罕子謂魏徵曰汝與凝

皆天之直人也徬也遂凝也遂果行也挺挺謂挺特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遂行子

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

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盜亦有道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攻異端害也